

大乘庄严经论，新加坡，2019年5月18-20日

第二年，第三部分（AI整理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vYxQU1vuDE>

讲师：

【笑声】【音乐】

我们之前谈到皈依的不同层次——不同类别的恐惧、不同类别的动机等等——这似乎在暗示，这个体系里可能存在某种层级，某种阶梯。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位置。这一章，藏文里叫"日"，有很多梵文对应词，我先给你们一个整体概念。我觉得"日"这个词可以翻译成……类型，也许？也许可以理解成一种类型、一个家族、一个物种——就像老虎属于猫科，某些动物属于某种族群。在大乘经典里，对这个"族"有相当深入的研究，这可能也和印度的思想有关。印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一直延续至今，就是关于种姓的观念，可能和这里说的"族"有点关联。比如你属于鞋匠种姓，我属于糕点师种姓，就是这样。事实上，在印度某些灵性体系中，种姓职责被认为是非常神圣、非常特别的，这是一整套东西。

有一部经典叫《薄伽梵歌》，非常美、非常深刻。整个《薄伽梵歌》——"主之歌"，克里希那神之歌——故事发生在一场战役刚开始之前，就在战场边缘，是超长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的一部分。很多细节我都忘了，总之，故事讲的是五兄弟与他们的堂兄弟之间的战争。其中有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叫阿周那，他正要张弓射箭，去杀他的敌人——而那些敌人恰恰是他的堂兄弟，不仅是堂兄弟，还有他的上师，基本上都是同一家人。这也不能太字面理解，因为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薄伽梵歌》非常特别、极为深刻，里面有大量隐喻教义。不管怎样，当阿周那意识到对面都是他的亲人，他崩溃了，说：我不会为了一个区区王国去做这种事——王国和王位太世俗了，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去杀死自己的家人？

就在那一刻，他的战车驾驶员克里希那——一位举足轻重的神，或者你想怎么称呼他——给了他这些被称为《薄伽梵歌》的教义。克里希那对阿周那说：你在用婆罗门的方式思考——婆罗门据说是最高种姓——但不管怎样，克里希那说：你是一名战士，你应该履行战士的职责，这是你的本分。你一个战士，却像隐士、像僧侣那样思考，那不是你的职责，也许那是婆罗门的职责。总之，他的意思是：你的种姓是战士，作为战士就要履行战士的种姓职责；就算做得不够好，也比你换个身份、然后把另一件事做得很好要强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。

我认为，后来——像往常一样——我们人类走向了腐化，曲解了这一切，东扯一下、西拉一下。那个种姓制度……他们叫它 sevarna，我想是 sevarna……当然被滥用了。婆罗门认为自己高高在上，然后告诉首陀罗、不可接触者……其实"不可接触者"甚至不在种姓之内。我想，在这样的地方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还有你们大多数人，我们大概都是

不可接触者——我们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套职责体系，在这个种姓系统里根本算不上什么。不管怎样，这是一件大事，是印度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。

现在，释迦牟尼佛——乔达摩佛——还有马哈威尔，另一位伟大的印度圣人、学者、了不起的思想家与发现者，佛陀一直以来被视为废除种姓制度的人，一个真正反对种姓制度的人。他在印度，很可能是最早明确说出“没有什么造物主神，没有什么全能力量在外面主宰一切，是你自己的心在做这一切，在创造这个世界”的人。这是一件非常革命性的事。要记住，那是两千五百年前。现在街上有无神论者、科学家、自由思想者，这也许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了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说这样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这是他说的话之一。另一件事——也可能正是这件事让他陷入麻烦——他真的在反对种姓制度，说没有什么高种姓低种姓。当然，家族传承是一回事：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就做那个家庭的事，如果你生在王族，就履行王族的职责；如果你是战士，就做战士的事。其实，即使看佛陀的一生，有一个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——尽管他是战士种姓，但这甚至在那时候都不算最高的，那是第二等，经典里说婆罗门是最高的。总之，他出生在一个王族、武士家庭，却决定出家，这和他的种姓职责是相悖的——出家应该是婆罗门的事，也许。

他的教义对印度有极其深远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——尽管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，佛法在那里却长期没有真正繁荣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不是最近的事。印度很可能在一千多年前就失去了佛教的大部分根基。反倒是中国，真的、真的全心接纳了佛教，修行佛法，支持佛法的思想与体系。如果你数一数印度历史上信佛的皇帝和国王，可能勉强凑出二十五个；而在中国，可能超过两百个——差别相当大。

不管怎样，把这些作为背景知识放在心里。我们还是在谈这个“族”的问题，这一章讲的是族群、种姓，或者“日护”，也就是物种——这可能是你最容易理解的说法。

好，在大乘里，谈到两种族。一种是先天的族，另一种是可以进步、可以培育的族。先天的族，我们今早已经谈过了——根据佛教，尤其是大乘佛教，我们所有人都具有佛性，所以我们都属于佛陀的族。你看到这往哪里走了吗？这几乎像是在对那些“你属于高种姓、你属于低种姓”的说法宣战——不是那样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。我们谈过的那些内容，等等等等，都是这个意思。

但这带来了几个问题。我们所有人——蝴蝶、狗、凶残的动物、慈悲的老师……【音乐】……极其残忍的屠夫……每一个人都有佛性。而且根据这些经典，这个佛性是完整无缺的，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。一个人可以世代代做屠夫、杀手、大屠杀者，经历数十亿劫，但这个佛性的品质从来不会受到丝毫损伤——这是那些经典要说的。

但是，这有点复杂——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潜能的存在，不知道这个族群，这个物种，这个……这个元素的存在。实际上，很多译者喜欢把它译为“元素”，我也喜欢这个译法。这个元素我们都有，但大多数人不知道，所以感觉上我们好像根本没有这个潜能。事实上，在唯识学派——慈氏学派——

一的某些论师中，甚至有人似乎在说，有些种类的众生是没有佛性的，这听起来挺令人沮丧的。但我认为这是极少数观点，他们真正指向的是那些完全忘失、对此毫无所知的人——没有认知。好，让我带你们走过这个，这有点复杂。

现在，你不是佛教徒，你没有大乘的知识，你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是佛性——不仅是这一世，也许过去世甚至更早以前，你都没有听过。但作为一个众生，尤其作为一个人，这件事就变得有点重要了。作为一个人，你经历了一生：你想要在学校取得好成绩，你做到了；有了好成绩，你想要找一份好工作，不知怎地你也做到了；然后你有了好房子，你想要的一切都有了。现在你快四十或四十五岁了，你开始觉得：就这些了吗？这就是生活？

像弥勒这样的论师会说：这种空落落的感觉、这种莫名的不安，就是你的元素在召唤。这被认为是非常非常珍贵的。还有其他伟大的老师，比如丘扬创巴仁波切——他是最伟大的老师之一——他称之为“真正的悲哀之心”，是的，我觉得他创造了这个词：真正的悲哀之心。

我再给你们一些其他的迹象。好，你在撒哈拉沙漠中间开车，四周没有人，然后不知怎地，在夏日正午，你看到一公斤黄金放在那里。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人监视，没有摄像头，什么都没有。而且这也很重要——你的父母是完全唯物主义的，“拣到就是赚到”，你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，道德不是个大问题——当然遇到红灯你会停，因为你不想被撞死，除此之外就无所谓了。好，现在你在沙漠里开车，你看到这块黄金……你应该拿它吗？

你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如果你感到有那么一点点不自在……好，假设你真的需要，所以你拿了，但你心里可能觉得：我也许不该这么做……你明白那种不安的感觉吗？这也是元素在召唤你，这个人类基本善性在召唤你。这些是我给你们举的非常粗浅的比喻，只是为了帮助你们理解，实际上有比这复杂得多、重要得多的迹象和征兆。

在上座部传统里，他们谈到“对做错事的恐惧”和“羞耻心”，摩萨和他姆——害怕做错事、羞耻心，或者说，你不想做那些如果别人这样对你你会不喜欢的事，所以你自己作为参照点，去帮助他人，或者至少不伤害他人——这些都是人类基本善性的良好迹象。

好，我们还在谈元素。基于这一点，有些人，某些种类，某些物种，某类人，从很小的时候就……我觉得也许我在这里有点过度延伸——【音乐】——有一种同理心，不希望他人感受到那种痛苦，那种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有的痛苦；然后真诚地渴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，能够从这种痛苦和折磨中解脱出来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……是的，我正试图准确地解释为什么这里看上去有一种层级，但我们…

今天早上我们谈到，有些人有幼儿园级别的恐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有两件事。第一是天生的元素——天生的、基本的、根本性的元素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没有谁的元素比别人更好，也没有谁的元素比别人更差。但现在我们在谈第二种元素，它是建立在第一种元素之上的——“元素”是最好的词——

基于第一种元素，我们实际上有更多的……【音乐】……倾向性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徒在世俗层面上也会谈到转世、业力、善业，诸如此类，而且这真的一路延伸到了大乘的层面。

举个例子，大乘——乃至空性的教法。我记得是舍利弗——舍利弗问释迦牟尼：应该向谁传授空性这样的课题？人们可能会以为，因为空性的教法如此有逻辑、如此具有推演性，又有大量的解构方法，所以佛陀会说：传给那些智识上更有取向的人、聪明的人、受过教育的人、爱思考的人、善于分析的人。但他从来没这么说。他说：你应该把空性传给那些一听到"空性"这个名字就起鸡皮疙瘩、眼里含泪、莫名向往的人——即便这不合逻辑。空性是个相当宏大的主题，"无眼耳鼻舌身意"，这不是那，那不是这……但如果你感觉"哇，这太诗意了，这莫名其妙地让我感觉很对，以一种很不合逻辑的方式让我觉得有道理"——就是这样的人，才应该传授空性。因为这样的人拥有那种渐进式的元素。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所说的——基于这种渐进式的元素，我们也谈到了乘，各种乘。

正因为这个……你知道，很多很多宗教其实非常实用、非常简单，这很好。如果我有那种权威——比如说佛教那种权威——我真的很想把它简化成那样。但佛教不是这样的，它太复杂了。就算你只读一部《入楞伽经》，读它的开头、中间、结尾，它们彼此之间几乎都是矛盾的。连见地也是——我是说，根本上见地是相同的，但见地被揭示的程度不同；甚至他的教学策略也是如此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概括：有一大块教法，他教我们不要做不善业，应该行善、慷慨、平和，不应该伤害他人，等等；但另一大块教法里，他教导无我——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人、自我、我执，在这里他大量传授了空性。你看，这两类教法已经是矛盾的了。

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比如你去泰国或斯里兰卡——当然还有其他国家，这里我相信也有很多来自不同传统的学生——他们当然也谈到无我，但同时又非常强调积累功德：布施、礼敬僧伽，等等。这两者是矛盾的——你明白吗？如果没有众生、没有任何人、没有自我，那是谁在积累功德？这样的矛盾有很多，很多。

然后还有第三类教法——其实算第三类——佛陀在那里说，只要你还有任何见地，你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；甚至空性本身，连"空性"这个概念也被解构了。

所以我认为，这不像……声闻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关系，不真的像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——我不太了解那个，但不是那样；也不像逊尼派和什叶派，跟两个堂兄弟或两个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执或分歧毫无关系，不是这样的。这真的是关于不同的元素，不同的元素。

有些人想要赶快脱离某种处境——他们真的，非常迫切，他们想去涅槃，他们不想听什么"哦，也许轮回并不真实存在，也没有真实的涅槃，自我和轮回只不过是二元对立的幻觉"。他们可能会揍你——"你什么意思？我就在这儿，我很痛苦，我想赶快逃离这一切，给我一个方法。"所以你需要针对这类需求来回应。

然后还有些人拥有所谓更宏大的元素，他们实际上能够理解、能够咀嚼并消化轮回与涅槃二者都是幻

象这一面向。正是在这个层面上，大乘经典——比如《楞伽经》之类的——才被传授。好，只是元素的不同种类。

现在我来简单说一下，给你们描绘一幅图景。记得我们今天早上谈到的悖论吗？我们在看某个东西，它实际上存在，但同时它又不存在——就像所有幻象，像彩虹一样。这取决于如何、何时、什么情境——有两种表面上的显现：它在那里，但它又不在那里。两种显现，但它们是同一个。然而我们永远无法同时看到它是一个，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，加上你自己的习气，其中一种元素会占主导。

比如说你面对一个情境，这一次"它在那里"占了主导——你完全忘记了"它不在那里"。"哦，它在那里！"——所以你完全忘了它其实不在那里。这对大乘修学来说挺重要的。"它在那里"——你完全忘了"它不在那里"，这能带来什么后果？实际上很多。"它在那里"——去把它拿来吧，如果它是个令人喜悦的东西，这可能是个问题，对吧？假设是某个真的很美的东西——去拿它！真实相信它在那里，于是你生起了欲望、渴求；别人也要来抢它——在你的想象里——嫉妒产生了；实际上别人已经在你之前拿到了——你真的愤怒了，所有这些情绪都冒出来了。不管怎样，你经历了一个情境，由于某些因缘，"它在那里"比"它不在那里"更占主导，于是它把你控制住了，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常见论——你成了常见论者，你相信上帝，你相信各种……我不知道。

现在反过来：你即将死去，医生刚刚说你只有两周可活。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，你头脑里也许有某种……我不知道，某个最大的肿瘤之类的，你要死了。这个信息传达给你的方式、它进入你大脑的方式，让你以某种方式忘记了——因为这是负面的，你很可能要死了——"它不在那里"正在发生。所以这个"它不在那里"的信息占了主导，压过了"它其实在那里"，于是你变得极度抑郁，变得毫无希望，对那些没有你这种处境的人感到愤怒——"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昨天刚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，现在我只剩两周可活，我的积蓄都花在那张桌子上了"……如此这般，完全忘记了"它不在那里"这个元素。

所以我只是给你们描绘一幅图景，说明元素是如何运作的。这只是两个例子。大师们从可能性的角度出发，很多注疏者从这里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元素：某种意义上有六十四种不同的元素，等等。如我所说，这两种元素都可以产生欲望、愤怒、嫉妒、傲慢、疑惑，等等。而且其中任何一种元素都可以表现为表面上的正面或负面，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无穷无尽的元素变化。

比如说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总体来说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有嫉妒、有愤怒，各种各样的——这是一个很大的概括。我们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情绪，是如此独特，如此独特——而且我们还在不断添加新的，顺便说一句。我昨天也说到这个：我们现在有了从表情包学来的新情绪。比如说有人给你发一个表情符号——这其实是有影响的，取决于不同的情境，它让你高兴，或者不高兴，或者愤怒，随便什么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新的情绪，还有来自不同食物的……我相信你们知道，有人把它称为"变异情绪"——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。

就像我有一种特别独特的情绪：想不起密码。这不像其他的健忘……我有很多其他的健忘，但想不起

密码这件事就是如此独特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现在网络上有些东西可以帮你创建密码，但我也被告知你不应该相信这些——有人在盯着你，或者什么之类的——所以让他们帮我创建我的秘密密码，这说不通……懂多少嘛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情绪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类型的情绪，也有不同类型的情绪表现方式，有很多。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寻求帮助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引起注意。有些人笑起来像马，就为了引起注意；有些人说话嘎嘎叫像猪，就为了引起注意。你能感觉出来，只要他们单独待着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做这些像马一样的笑声或者像猪一样的叫声，那时他们完全正常；但一到人群里，他们就那样像水牛似地走路——有太多这样的了。

当然，某些其他人——从化学和生理上——当他们听到像马一样的笑声时，会真的感到困扰，真的打乱了他们的元素。于是产生了误解，还有各种冲突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元素。所有这些元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类，这就是为什么有声闻乘元素、缘觉乘元素，然后是菩萨乘元素。根据你是什么样的元素——我会说——更有可能……更有可能……哦，也要记得那种非常婴儿级别的元素，就是：只想安全，只想舒服，只想远离麻烦——这样的元素。我们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。有时我们有一点点小乘的元素，而大多数时候，大乘的元素就像……是个很好看的读物，某种程度上让人有所启发。如果你觉得受到启发，那就意味着你有那种元素的一点点，但你需要去培育它。

所以基本上我要说的是：假设你现在大约四十五岁，不一定是四十五，我只是举个例子。一切还算过得去，生活大体上还行，但内心深处你感到有什么东西缺失，你在问：就这些吗？如果你抓住这个机会，去培育这种心续、这种元素，那么菩萨的元素就会成长——为什么？因为天生的元素，因为你已经拥有的那个根本性的元素。

今天下午也许让你们提一些问题，好吗？如果你们能尽量只问问题就好。在这个话题上，也许就不要问任何与金刚乘有关的问题了，好吧。这一章之后是菩提心那一章，我觉得这很吉祥——明天是特别的日子，我们要受菩萨戒，这样我们就能真正深入探讨菩提心了。好，请……有人有麦克风吗？这个怎么用？哦，我想你需要走过去拿。好的，你只需要……为什么不问问他自己？元素本身就是个好问题。哇，好，好的。

所以，如果你说的是一个真实存在、独立于他者的自我，那它就不是自我。但就目前而言，当我们说"自我"，当我们想象自己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看的是四件事，不是吗？你是色、是你的身体——那是最外层的。"我""我们"，指的是头、脚、手，还有大概我的穿着、我的发型，但基本上是色。然后是更内在的——感受。感受比色更内在，也更有力量。"你伤了我的感情"——感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没有什么比感受更重要的了。是不是有一首歌……也许这些人太年轻了。然后更更复杂、更强大，但也更微细的，是心。当我们说"我"，我们指的是身体、感受，还是心？然后比这还更微细的，我们称之为法——在这里的意思是现象性的参照，各种各样的参照。比如性别、国籍，还有欣赏……我不知道，马克思主义、自由派、保守派，还有折扣偏好——佛教徒、非佛教徒，不信仰任何东西……这些都是折扣偏好。在这四者之中，元素基本上是遍布一切的，但更多地与心和参照相关。希望这回答了你的

问题。

好，你想去那边吗？是的，测试测试……

下午好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，对你们，我感到……同情。好的，我想问：今天上午您讲到什么是真实的、什么不是真实的——它在那里，又不在那里，对吗？生活中很多事情，比如压力、工作、金钱，它们似乎是真实的，是我们需要的……对，但你仔细看，其实它并不真实。这就是我想问的——有时候我们对于如何回应生活中的这一切感到困惑。我想知道该如何回应，因为我们什么都需要——注意力、语言，什么都需要。谢谢。

对，你记得吗，就在今天下午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说了一个原则——它在那里，但其实也不在那里，两者同时成立。只是由于某些原因它显现出来，然后我们被它带着走，忘了这一点。所以有成千上万种技巧，可以帮助你不要忘记"它其实也不在那里"。你问的是这个吗？你是在问一种能处理这一切的技巧吗？

是的，因为有时候人们会因为这些变得……越来越执着于某事。

好的，就因为你问了，也因为我是这本书的作者的追随者——如果有人问这种问题，作为追随者，你不能不回答。所以就因为这是个大问题……你说的没错，方法有成千上万种，但因为你说你是新来的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技巧。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

当然，准备好了。

这个技巧，我觉得你应该从今天开始做——就从今天下午开始。你应该去数裂缝。什么是裂缝？就是裂缝，你知道吗——墙有裂缝，路有裂缝。七条，只要七条。每当你……你就去找一条裂缝，"啊，这里有一条裂缝。"就这样，不用做别的，没有咒语，没有这些那些。

我是认真的。这不是什么新时代方法，请不要把我归入那一类，你明白吗？这实际上有几千年的实验、传统与智慧作为支撑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种想法带着走："哦，我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一些有用的事。"数七条裂缝——那不会帮你付账单，那没什么用，是完全没用的事，你明白吗？

但是，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坚持这样做，大约一年——这会很有挑战性，因为大约两三天后你会非常非常厌倦。我是认真的，你会很厌倦，你会觉得这毫无意义，看起来不神圣，听起来也不神圣。如果有人问你在做什么，你会非常尴尬——"我在数裂缝，因为某个佛教徒叫我这么做。"这种事你没办法和别人分享，你明白吗？

但是，做这种没用的事，是重要的开始。这就是我今天早上讲的——侘寂，在修行中。如果你真的这样做，我觉得你真的会开始欣赏事物本来的样子——有用的如同美丽的，无用的如同毫无意义的，如同裂缝——每一样东西。我这么认为。好，谢谢你。

---

还有问题吗？请……仁波切，我上午听您说所有问题都是暂时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归自身，回归我们的佛性。我的问题是：佛性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吗？它是有为法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佛性到底是什么？非常感谢。

正如我一开始——也就是今天早上——说的，语言是模糊的，是不够用的。因此接下来我说的任何话都会有缺陷。但在智识层面上，佛性并不真正被归类为有为法或无为法，它并不真正是一种现象，因为它是超越主体与客体的东西。

问题就在这里——作为人类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一种既不是主观也不是客观的东西。许多佛教哲学家会对那些相信“大爆炸独立于主体而存在”的科学家说：只有在有一个知者的时候，大爆炸才存在。在那之前，它连现象都算不上。对佛教来说，大爆炸与上帝是一样的——一个由科学家创造，另一个由有神论者创造。

而你和我正在谈论的佛性，是一个概念，是由你的心和我的心所创造的。但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真相，我们必须使用它，我们必须在上面思维观修。

嗯，所以听起来好像……我在说一件无法实现的事，因为佛性是无法言说的、超越语言的、超越这个超越那个。那么，作为一个学生、一个修行者、一个走在道上的人，应该如何获得这个无法言说的东西呢？

这里有个答案，这就是弥勒非常厉害的地方，他真的非常厉害。我们不要去想佛性，我们来想想包裹着佛性的那些东西。好吗？

贪欲、嗔恨、二元对立、这些念头，这些烦恼与情绪——它们是可以被摧毁的，是可以被净化的，就因为它们不是坚实的、不是永久的。比如你的嗔恨来了，又会走——嗔恨是有为法，是可以被操控的。比方说你现在在对某件事生气，如果我想让你停下来，我可以——也许很巧妙地——把你的嗔恨引向别的地方。所以情绪是可以被操控的。这是个好消息，值得听的好消息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被它永远困住。所以它们是可以净化的——这就是我们早上讲的，暂时性、可净化性这个方面。

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这上面思维观修，如果我们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净化这些上面，那么这些的消除，就是那个本性。但你还是在想象，你没办法不想象，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心，所以你需要努力，让自己能够甩掉这个心。你要甩掉它，你要去除这个心。

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回来可以继续。